

文心雕龙



话剧《柳青》剧照（资料图）

要让英雄人物顶天立地

◎唐栋

一部优秀的艺术作品一定是写人、塑造人的，文艺创作必须把人物刻画放在第一位，而且要使之典型化。所谓典型化，就是人物塑造要做到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。典型化的核心在于真实。这里的“真实”并不是指剧本写张三的故事，舞台上的人物就要像张三，而是剧作者所塑造的“张三”虽然只是“这一个”，却具有普遍意义。在主旋律作品中，典型人物的塑造实际就是对先进人物和英雄人物的塑造。

一些戏剧作品中所写的人物脚不落地、头不顶天，被架在了空中，这样的人物毫无真实性可言。不真实的原因就是不敢面对现实，或者是缺乏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和对人物的透彻认识。我想，第一，一定要写出人物的内心世界、精神世界，从内到外把人物写透，要让人们看到的不光是这个人的外在形象，而是深邃的内心情感，这样人物就具有了复杂性。第二，必须写出人物的多侧面。英雄人物也是人，是人就有缺陷。那种认为写缺陷就是矮化英雄的认识是有问题的。实际上，缺陷是人生的一部分，就如同同一枚硬币的两面，又好比书画的印章，残缺的边缘恰恰彰显了印章雕刻的艺术之美。人物塑造也是这个道理，既要写出人物正气的一面，也要写出人性的另一面。

在话剧《路遥》创作中，我就没有回避路遥的缺陷。路遥是伟大的作家，是一个时代的楷模，但他并非不食人间烟火，在生活极度贫困的时候，他也想给别人写报告文学，挣个三五千元；

或者开个服装店，卖牛仔服挣点钱；又或者搞个运输队，运煤挣钱。但这都不影响他最终成为一个高尚的人物，因为他能最终对事物保持清醒的认识并守住底线，他一旦认识到不对的时候，会立刻纠正。这也是英雄人物一般所具有的特征。

在进行有人物原型的作品创作时，必须经过采访去接触第一手资料。但很多时候我们已经无法采访到原型人物本人，比如作家柳青已经去世多年，这个时候，剧作者就需要采风，到人物生活过的地方去走、去采访，这其实是去感受他的生活轨迹。在采风的过程中，更引起我关注的是他与周围人的关系，他与亲人、同事、左邻右舍的关系，最重要的是了解他在生活中遇到困难、遇到挫折、遇到重大事件时的态度。这是最能反映一个人的性格的。如果舞台上一个人的生活平淡无奇，那么这个人就难以展现思想个性，没有了思想个性，也就没有了人物个性。

创作话剧《路遥》也是如此，路遥是一位非常有个性的作家，而且我对他也较为熟悉，上世纪80年代我们曾在一起参加活动，交流创作体会。但要把路遥搬上舞台，却让我不知道怎么写了，一时间找不到创作的切入口。后来，当我去路遥生活的地方采风的时候，一件事让我抓住了创作的切入口。第一件事是在榆林磧口的古码头上，我在那里遇到了一位老纤夫，纤夫给我演示他如何拉纤，如何喊号子。纤夫在讲这些的时候，他身后是湍急的黄河

水，两岸是壮美质朴的黄土高坡，这让我马上想到了路遥，想到了在这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路遥一定具有黄河纤夫不畏艰险、逆流而上的精神气概。第二件事是我遇到了一位陕北说书艺人武强，他演唱的陕北说书《刮大风》气势磅礴，摧枯拉朽。这又让我想到了路遥，陕北高原上这样的大风铸就了路遥的性格和意志，让我一下子就捕捉到了路遥的精神世界，这部话剧的精气神也就抓到了，到这个时候，我感觉《路遥》这部作品可以写了。

英模人物的戏剧创作，其实就像写作文，首先要想清楚主题思想是什么？主题是灵魂，灵魂抓不住，戏就立不住。而且，剧作者必须要有逆向思维，在面对创作命题的时候，大家一般会想“这个命题应该这么写”，但其实可能恰恰不能这么写，而是要逆向思维、反常态化写作。此外，我们应当将戏剧故事陌生化，陌生化是一种艺术手段，就是将大家熟悉的故事进行陌生化的叙述，使之新颖，不落窠臼，让观众耳目一新。故事也好、人物形象也好，都要新，这样创作出的人物才会有艺术的生命力。

我的体会是，一部戏剧作品的创作，第一还是要把故事讲好，这是戏剧的基础，故事讲得既要合乎情理，又要出乎意料；第二是人物塑造，人物要真实、丰满、典型化；第三是要有精彩、精妙的细节描写，假如故事是一棵树的话，细节应该是树上的果实；第四是戏剧语言，也就是台词，要精准、有嚼头、有信息量，不能“信口开河”张嘴就来，

不能像竹筒倒豆子一样哗哗地往外倒，而是要把竹筒捂起来，一颗一颗地往外挑选那些有用的、漂亮的好“豆子”；第五，就是要为观众提供哲学和精神层面的思考。现实主义的戏剧作品一定是时代的记录，观众通过戏剧作品，能感受到这个时代中人与人的关系、人与社会的关系，进而产生文化和哲学的思考。有些戏剧作品喜欢“玩深刻”，似乎在台上说几句犀利的台词就是思想的深刻。其实戏剧的深刻不是政治的深刻，戏剧应该表现的是文化的深刻和思想的深刻。

一部剧的选题也很重要，写什么直接关系到能不能写好。生活中并不是什么都可以“入戏”，一个剧作家也并不是什么题材都可以得心应手。选题就好比盖房子的地基，地基打得好，即使房子盖歪了还可以推倒重来，但要是地基打不好，这房子可就白盖了。选题不应该只瞄着“露天煤矿”，比如历史或现实中发生过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，还应多关注一下“地下煤矿”，曹禺的《雷雨》、老舍的《茶馆》等，就属于对“地下煤矿”的开采，是从生活中发现并提炼出来的作品。

归根到底，作品要来自于生活，从生活中来的作品一定是接地气的；接了地气，我们在戏剧舞台上塑造的英雄人物才能够顶天立地。

（唐栋：岐山人，军旅作家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，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，广东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。）

写作，是他疗伤的良药

——访矿工作家陈年喜

本报记者 王卉



8月1日，矿工诗人陈年喜带着他的首部非虚构作品集《活着就是冲天一喊》来到了西部诗城宝鸡，得知消息的文友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他的读者见面会。这份热情如同当天四十度的高温，紧紧包围着陈年喜，他感动地说：“相遇的都是亲人。”

用写作来抵抗命运

近年来，陈年喜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。这不仅因为十六年在矿山做爆破工作，让他变成一个尘肺病人，更因为足迹遍及大江南北的同时，他以诗言志，展示自己与工友们鲜为人知的生活世界，诉说着平凡生命里倔强的奋斗与坚强。

70后的陈年喜与村子里大多同龄人一样，高中毕业后为了一家生计，开始了打工生涯。他跟着商洛的同乡来到矿山，做了一名爆破工。“如果不是亲历，你一辈子也想象不出矿洞的模样，它高只有一米七八，宽只有一米四五，而深度常达千米万米，

内部布满了子洞、天井、斜井、空采场，像一座巨大的迷宫。”伴着黑暗、潮湿与危险，陈年喜每天都要工作十小时以上，他弯着腰、低着头，汗水总是湿透衣服，他不去多想身边的雷管、炸药以及弥漫的矿尘，因为家里多病的父母需要他尽快寄钱回去。

封闭的矿山生活，陈年喜用写作搪塞着工友们关于酒、麻将和扑克邀约。宿舍床头总是放着笔，废弃的炸药箱就是他的床垫，当灵感像泉水一样涌出时，他卷起铺盖，写下密密麻麻的一床文字。正如他在诗中所写：如果这世界还有幸福，那就是文字被喜欢的人读到。他先后在《诗刊》《青海湖》《中国诗歌》《星星诗刊》《诗选刊》《天涯》等知名刊物发表若干诗作，还参加了原创诗歌文化类节目《诗歌之王》。向观众展示文学音韵之美。“再卑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”，他的诗掷地有声，叙说着人生诗意的本质。他获得首届“年度桂冠工人诗人”大奖，评委称“他将工人诗歌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”。他出演纪录片《我的诗篇》并与导演组赴美交流，还受邀去哈佛大学、耶鲁大学、哥伦比亚大学巡回演讲，成为第一个走出国门的中国矿工诗人。

来自生活的真情表达

茅盾文学奖评委张莉曾评价陈年喜，“天赋好，语言好，靠一种天性”，还说他的散文和那些名家放在一起毫不逊色。可陈年喜从未接受过专业的文学培训，他的写作完全是由内而外的表达。“我在五千米深处打发中年/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/借此

把一生重新组合//我微小的亲人远在商山脚下/他们有病身体落满灰尘/我的中年裁下多少/他们的晚年就能延长多少//我身体里有炸药三吨/他们是引信部分/就在昨夜在他们床前/我岩石一样轰地炸裂一地。”多年的矿山生活，陈年喜耳朵大半失聪，颈椎也错位了，肺部不适常咳个不停，他用来抵抗命运的，唯有写作。去年，当首部诗集《炸裂志》在文友的千呼万唤中出版之时，这首早年的同名诗作不知已感动了多少人。《炸裂志》卖得很火，出版社加印了10次，仍供不应求。它的发行量超过4万册，是近年文坛一本现象级的畅销诗集。

去年，热情的宝鸡文友为从未谋面的陈年喜举办了一场诗歌分享会，公益放映的《我的诗篇》还让一大批影迷秒转文学粉。常年奔波矿山之间的陈年喜，其实不止一次地经过秦岭脚下的宝鸡，虽然这里与家乡都是秦岭腹地，但这里宜人的生活环境与多山的老家很是不同。此时的陈年喜刚被确诊为尘肺病，生活再一次陷入低谷，宝鸡文友默默为他准备好一切，安排他来宝鸡治疗。“在这里，我住了我住过最好的医院，得到了最好的治疗和照顾。”朋友无微不至地守护，让陈年喜充满了信心和力量，他与许多素不相识的人成为好友，每每交流，他们的话题从身体上的关心，总会不知不觉转到关于文学的探讨。

书写炽热的生命力

每一种写作都有自己的局限性，陈年喜也对自己的写作做着总结与反思。也许是偏古典的阅读多

一些，他更多地偏向直面现实的表达。他自幼喜欢读书，却没有系统阅读的条件。当还在老家时，当羊倌的大伯有一个藏着许多书的黑木箱，里面的书大部分是线装的。借着昏黄的灯光，陈年喜读完了所有藏书。在之后的矿山生活中，他依旧用阅读打发漫漫长夜，哪怕手机中的碎片化阅读，也能让他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。陈年喜说钱钢的《唐山大地震》对自己影响特别深。“宏阔的场景、细微的细节、犀利的追问、发聩的力量让我非常震撼。”毫无疑问，这对他后来的写作、观察和思考问题的方式产生影响。

离开矿洞之后，陈年喜写出了50多篇散文和非虚构作品，长长短短，发表在刊物和公众平台，每年三四万的稿费，缓解着家庭的经济压力，也成为他治愈伤痛的良药。他在朋友圈分享自己的作品，这些介于新闻与文学之间的非虚构文体，得到了文友们的热烈反响，没人把这些内容当作文学文本，而是当成了生活的一部分，因为这些故事中有自己生活的交集。

就在今年6月底，《活着就是冲天一喊》问世了。短短一个多月来，这本《炸裂志》的姊妹篇就销售了两万余册。在宝鸡的读者见面会上，文友们得知在陈年喜的倡议下，出版社已与“大爱清尘”公益组织达成合作，每卖出一本书，就会有一块钱捐作为尘肺病家庭的孩子助学金。大家认真聆听着陈年喜的故事，因文学而相识的宝鸡文友们，从他的故事中感受到一股燃烧着的炽热生命力。

常崇信和常春先生编著的《叩问宝鸡山水》一书近日出版了。细览此书，宝鸡山水漫卷而来。江山如画，但漫卷而来的，不仅仅是宝鸡的山水，更多的是宝鸡的山水文化。

《叩问宝鸡山水》全景式地展示了宝鸡山水的丰富资源。宝鸡地域山岳占56%，川塬占17.5%，大小河流300多条，分属长江、黄河两大水系的“六山一水三分田”的秀美之势。秦岭南雄、关陇北踞，幽幽渭河西来，滔滔嘉陵南去……1.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襟山抱水，丰富的山水资源精彩纷呈。书中从宝鸡的山川、河流、古道、峡谷、关隘以及遍布在陈仓大地上的泉、井、瀑、湖、渠等入手，为读者徐徐展开了一幅宝鸡山水壮阔幽深的美丽画卷。徜徉其中，流连忘返，宝鸡山水物态之美、品类之全、本体之真，翔实全面地在此荟萃，实属难能可贵。

《叩问宝鸡山水》饱含山水文化的醴泉佳酿。书中以扎实的典籍考证、大量史实以及市井传说，向人们展示了宝鸡山水物态文化、历史文化、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，散发着浓厚的文化底蕴和魅力内涵。山载水则灵，水依山而秀，山水合二为一，可山亦可水，心语者笑看万载。作者从“看山水是山水、看山水不是山水、看山水还是山水”的三层境界哲思中大感大悟，深究山水文化的内涵。宝鸡是炎帝故里，也是秦人长期经略的京畿之地，统一天下的肇基之所。宝鸡丰富的山水资源孕育了一代代英雄豪杰，也积淀了丰厚的山水文化。他们借这灵山秀水大展抱负，以图万世功业、千古流芳。书中诸多典籍记载、典故传说，无不展示着宝鸡山水文化丰厚广博的独特基因，彰显着宝鸡山水文化在中华山水文化乃至中华文化中的重要地位。

《叩问宝鸡山水》展开新视野，提出新论断，令人耳目一新。作者结合实际考察，在书中再次郑重确认了汉江河源为褒河的源头红岩河，在秦岭主脊南麓的太白县咀头镇塘口村，嘉陵江正源为凤县东峪河凉水沟的事实，用无以辩驳的事实说明两大河源均在宝鸡域内。宝鸡静默的南山不仅屏障南北，哺育渭水，还孕育了长江两大重要支流——汉江、嘉陵江，宝鸡是将北方和南方紧密联结在一起的“地灵”之地。一方山水养一方人，一方人更爱一方山水。有科学的理论数据支撑，这一观点就更加有力，宝鸡的山水就有了更加不一样的内涵。每每想起，我们便会胸怀“江河”，血脉涌动，自豪感强烈。

阅读此书，雍州的得名渊源，岐山的具体所指，周原的范围界定，天台山炎帝的跋涉，鸡峰山的陈宝传说，石嘴头的石鼓问世，太白山秦人的情感，秦岭峡谷峪道历史典故……一切皆清晰而明确、博大而厚重，远去的历史渐次清晰，文化的滋润汩汩而来。书中对宝鸡地区山水祭祀、祈雨活动的记录弥足珍贵，秦岭得名的溯源考察尽显历史深邃，论述山水文化发展更具理论深度，加上市井农渠、轱辘水车、舟桥车船……这些基于山人的生活利用，纤毫尽显，质朴深厚。

叩问，乃轻轻敲击状。宝鸡山水多数人难窥真美容颜，前去叩问，谦逊赤子之情尽显，轻轻敲门，屏气凝思，怯怯探步，窥之一二，如获至宝。本书的作者长期供职宝鸡，察山看水是工作也是情怀，在因山而生的水间徜徉，自然对宝鸡山水心生爱恋，进而一往情深。唯其有爱，方能力耕，令此书成册。书中还收录不少宝鸡山水的精美照片，增加了现场感和真实感，可谓图文并茂。

读罢掩卷，宝鸡山水丰富而壮丽，宝鸡山水文化璀璨而夺目，此书可称“讲好宝鸡故事”之范例。（作者系市杂文散文家协会主席）

